



聚焦文学新力量

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(21)

小说家的青春期

□金赫楠

2002年,1984年出生的颜歌年满18岁。刚刚走过花季雨季,颜歌送给自己的成年礼是对青涩岁月文艺青年式的小回望:2月,获全国“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”一等奖;小说《锦瑟》被评为《萌芽》杂志年度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。自此,颜歌这个名字,伴随她不断更新面目的文字,渐渐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。

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女才情

《马尔马拉的璎朵》是颜歌的第一本小说集,收录了颜歌早期的多篇小说。在这本集中,我们可以看到颜歌的个人生活与文学写作阶段性成长的轨迹。

其中,短篇小说《花样年华》是关于高三校园生活的。在这篇小说里,颜歌正面书写自己正在发生的青春:“我”,韩让、扣扣,在18岁这个少年与成人过渡的临界点上,他们对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的那种似懂非懂的懵懂状态;爱情和友情,无比简单美好也无比复杂残酷的纠葛缠绕。我猜想,这可能是颜歌小说创作起始阶段的作品,文体意识还处于模糊的状态,甚至还残留着中学生作文的味道,是一种很小清新、很文艺的女生文体,整体上未脱一般青春文学的窠臼,行文中时常出现类似“在高三的刀锋上,我们尽情舞蹈着,并深刻地感到疼痛”这般青春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表述。

《朔夜》、《锦瑟》、《飞鸟令》等则是让人惊艳的。作为颜歌早期的成名作与代表作,这几篇小说集中释放和展示了这位年轻作家超乎寻常的才情文笔,以及一个作者驾驭想象、意境、语言的卓越能力。这些作品带有明显的奇幻色彩,每一个故事都是架空了现实背景而推衍铺陈的:古城洛阳、上古时候的村庄,那些名叫锦瑟的女子、名叫蕙娘的女子,以及后羿、甄宓、纯狐——颜歌着力营造着的古典氛围,以及这氛围之中的爱与等待、繁华与荒凉、虚无与孤独。颜歌把人物和她自己放置在一个完全源自想象的虚构时空、封闭在一段段虚无缥缈的历史中,结构着一段段神秘、凄美甚至带点诡异的情感故事,更是在探讨死亡、宿命、孤独、爱恨等大问题。在这几篇小说中,颜歌高识别度的叙事语言恣意地生长和舒展着,空灵、飘逸、繁复、华美而忧伤。小说语言和文本意境缠绕交融,这样的小说,每一篇都是无法复制和介绍的,而只能通过细细的文本阅读,沉浸在小说语言建构起来的意境,感受字里行间所洋溢和携带的个性与特质。

在这个阶段中,颜歌于小说写作上的才情与禀赋渐渐呈现,并极其华丽、绚烂地舒张开

来。通读这个阶段的颜歌小说,无论文笔之初的青涩清浅,还是渐入佳境地游刃有余,其实或浓或淡、或隐或显都在为赋新词强说愁。或许是年少不识愁滋味,又或许,且允我为她寻个理由:文学,本就是在聚的繁华热闹中提前感知散的清冷孤旷;作家,本就是在烟花绚烂时莫名生心寂寥感伤的那个人。如是,才有写作,才有内心的爆发。

在颜歌早期的小说中,我们感受到一个少女的敏感、多思,年少时候对于爱情、友情、青春与成长近乎完美的期待与憧憬,青春期的迷惘困惑与青春期的忧伤表达。这是文艺青年身上普遍伴随着的一种精神气质。而对于那些很早就开始写作的人来说,这是写作成长的必经阶段,更是个体心灵和心智成长的必经阶段。一个写作者对于语言的驾驭把握、对于情感的收放分寸、对于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的不断深入了解,大概一定是要走过这个过程的。

溢出习惯的审美与急迫的转变

在接下来的两部系列小说集《良辰》、《异兽志》中,颜歌小说写作的变化开始逐渐展现。《良辰》收录10个短篇小说,讲述10个故事,每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。在这10个故事中,男主人公身份各异,号丧者、剧作家、养蜂人、汽车修理工、图书管理员……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顾良城。顾良城在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身份下,在各个故事里历经着迥异的生活和命运,但在精神气质上又分外呈现着同一种底色。同样,《异兽志》中的9篇小说,分别书写9大兽类的故事,但是每一个单篇的讲述者“我”——一个曾经的生物研究者,现在的小说家。之所以把这两本书称作系列小说集,实在是因为既可以把它当作短篇小说的集子来读,也可以把它当作两部长篇小说来读,每一个短篇都有自己文本结构、情节铺设、人物设置上的自洽,但整本书又有构思上的关联和整体性。

坦白说,作为一个读者,颜歌的这两本小说对于我始终像是参不透的谜题。相比于颜歌之前之后的其他作品,无论外界如何好评如潮,《良辰》和《异兽志》似乎总不能引起我太大的阅读热情和研究兴趣。也许这之中颜歌所表现出来的文风变化远离了我的期待和想象,也许她这一阶段的写作溢出了我的审美惯性。我更多地从中感受着颜歌想要改变自己的一种急迫。颜歌在访谈中提到:“良辰的写作,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完一本书中的10个故事,写完后发现自己身体浮肿,输液治疗一个星期才逐渐恢复。”呕心沥血是一种写作态度,但在才情和勤奋之外,写作者深入生活的肌理,平实地去感悟生活的心态和能力更是不可或缺的。颜歌的小说写到这个时候,似乎还欠缺着一味小说的智慧。

面向未来的华丽转身

成长是一个不断向自己说再见的过程。2007年10月,颜歌出版了中短篇小说自选集《桃乐镇的春天》,里面收录了颜歌写作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作品。这本书被称之为颜歌的青春纪念册,而在我看来,所谓纪念,除了沉淀和珍藏,还内含着一种告别和再次出发的决心与姿态。这一次,颜歌想要更决绝、更身姿挺拔地华丽转身。

2008年颜歌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五月女王》。小说的故事场景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时空段落,而是在一个名为平乐镇的小城。上世纪80年代生活记忆的气息弥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。在这部小说中,颜歌渐渐褪去之前华丽、空灵的语言方式,转而寻找一种家常、朴素、简单的叙事话语。袁青山不停长高的身体和她愈加孤独的内心,她的身世故事和她生活的那个镇子、那个年代,在一种娓娓道来的话语氛围里慢慢展开。在这部长篇小说中,颜歌展示了自己小说写作更大的可能性以及她对自我语言风格、情感方式的超越。

于是,又有了2009年的短篇新作《白马》。这篇小说延续了《五月女王》的叙事风格,运用白描的手法呈现四川小镇上一段俗常而又神秘的家庭生活:我和姐姐成长中的秘密、姨妈与父亲的秘密、小镇上平静外表下暗流涌动着的许许多多的秘密,以及在这些秘密的防守与揭露之间小孩云云的成长。在朴素的白描叙事中却内含一种轻灵,而这种轻灵,很大程度上来自叙事视角的选取和使用。这个短篇小说中,作者选取孩童视角去审视家庭风波中的人和事,其中的用意,当然有技术操作上的讨巧:采用第一人称叙事,便于表达具体的人在具体环境中的直接受命疼痛和真实内心历程。但同全知视角相比,第一人称叙事的遮蔽性又为事件推进和命运推衍设置了叙述障碍。小说经由一个未成年人的心智能力和情感方式来讲故事,在半真半假、似是而非之间更容易获得合理性和说服力。此外,这一叙事视角的选择也是主题表达的需要,孩童内心在赤子之心、纯真情怀对成人复杂世界的消解和反抗是显而易见的,同时,生活的种种复杂和无奈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性的反讽。在小说世界中,孩童视角始终是写作者观照世界的一扇特别之窗。另外,前面所说的轻灵还来自贯穿通篇的“白马”意象。倏忽而至又若即

若离的白马是小女孩云云成长孤独中的陪伴者和见证人,是她成长中内心细节的唯一分享者;它究竟是真的存在,还是来自云云的想象,作者没有明了的交代。而恰在这模糊中,白马作为一种象征,为小说增加了虚的质地,使得整篇作品的层次更丰富起来。

如果说前面的一系列小说作品更多展示了颜歌的才情与天分,那么《五月女王》和《白马》则让我感受到了颜歌写作上开始萌生的巨大野心。至此,小镇已经成为颜歌笔下反复勾勒的场景和背景,它或叫桃乐镇、常乐镇或叫平乐镇,这些四川城乡结合部的小镇,相对封闭却又宁静而自治,它的混沌、琐碎可以生发出一种特殊的张力。颜歌似乎在刻意地努力建造一个独属于她自己的小镇世界,如同福克纳邮票大小的家乡。颜歌说:“我想写中国的城乡结合部,上世纪80年代眼中的城乡结合部和故乡,因为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,有戏剧性、有冲突、有脏乱差,这些都是我喜欢的。写四川、写方言、写我的父老乡亲,我明白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方式。”这时的颜歌似乎在叙事上更有耐心,也更有一种真佛只说家常话的自信。纳博科夫曾说,小说家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个魔法师,他的主要责任就是要创造出一个自成一体的天地。颜歌一直致力于做一个自如地挥舞魔法棒的魔法师,努力在笔下有声有色地创造出面目繁杂而独特的自成一体的天地。如今的颜歌似乎不再依赖那些青春期的感伤和文艺,开始自觉地调动自己骨子里和内心深处的家乡记忆和小镇情结,寻找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。她的努力,在作品中不断呈现着,那个独属于她的广阔天地的面目渐渐清晰起来。

阅读颜歌,是对一种写作的梳理,同时也是对一种文学现象的观察和思考。白烨对她曾有这样的评价:“她可能是‘80后’里最好的纯文学作家,同时也是当代文坛中最好的新锐作家”。作为一个操弄文字的人,颜歌的才情是显而易见的。可我同时在想,一个天资聪颖、秉赋出众的青年女作家,在阶段性地实现了妙笔生花之后,距离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还有怎样的遥远?我想,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恐怕是颜歌的写作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与难题。作为一个年轻时起点颇高的写作者,她的个人成长与小说写作的成长是互相缠绕、相互作用着的。颜歌说过:“小说家的青春期是漫长的。”她还说过:“我写作的最初目标是我自己,长期相处的也是我自己,我希望最后我能参透的也是我自己,这就够了。”最近看到颜歌的又一长篇小说《我们家》出版,很多人都跟我说“笑死我了”——这可能是一件好事。

对于我这样一个归根结底自我怀疑并且怀疑世界、不相信美好事物又热爱脏乱差的人来说,“好笑”正是这一剂中和的药吧。

本质上来说,虽然一再被问到“谈谈你的写作风格转变”之类的问题,我还是同一个作家。来自川西小镇,热爱川西小镇,悲观地热爱着俗世生活,漠不关心地投入这样的生活。最后,用虚构的方式表达,任何时候都不说实话。

巧,但情节的离奇曲折却并非作者的意图;他的小说也无意于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的塑造,其中很多皆有漫画化的性格特征。他的文字往往被包裹于冷静甚至冷漠的叙述中,偶然才有反讽的光芒闪耀。由此可见,以上这些皆非作者/叙述者的用心所在。他的小说开头往往只是意外或偶然的事件,情节的推进却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,结果酿成或造就“传奇”;故事的框架之下,人物似乎是命运或逻辑支配下的傀儡或木偶,毫无自己的思想及强烈的感情,性格特征亦模糊不清,既在情理之中,也难以或不可理解。他小说中的人物或者被“缺席的历史”如“庄天海”所控制,或被惯习与惯性所左右,或者被某些神话信念塑造,惟独没有自我。

东西的小说语言冷静、沉着、理性,这无疑显示出作者洞察世事后的明净与宁静。换个角度看,又何尝不是作者执著思考后的无力为力?语言对于我们似乎是某种天然的障碍,我们生活在这些“人为的织物”构筑的秩序之中,耳闭目盲;既无法“谈论”,更无以“目”之。虽然可以通过“蹲下”,或者对语言的拒绝(语言障碍)发现问题,但这其实是更深的痛苦,因为这会引出更多的无解的问题。我们发现,却无可奈何——这正是东西的近作留给我的深刻印象。

东西的小说虽然在情节设置上很见机

创作谈

写创作谈这件事情从根本
上违背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
立场,或者说,我选择成为一个
小说家的立场。这个立场是:用
虚构的方式,或者只用虚构的
方式来言说。

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一个
问题,那就是:到底什么事情可
以使我和其他穿一样校服、做
一样作业的同学区别开呢。使
我成为我自己,而不是别的任
何人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为了
宽慰自己,我开始写小说。小说
的内容,当然地,离现实生活越
远越好。所以我写了宋朝的故
事,写了屈原的《天问》,写了晋
代的史官们,等等。那个时候我
创作上最大的问题是:毫
无疑问我是一个大天才,可是没
有人发现这件事;毫
无疑问我有源源不断的故
事要写,可是我
妈偏偏不让我在星期天以外的
时间用电脑。

到了现在,等到我成
了一个可以随便用
电脑的人的时候,有两件事情
成为了确定的:一是我
明白了自己在写作上
的笨拙、枯竭,甚至无能为
力;二是,纵然如此,但是,
在写了十几年之后,我
似乎找不到其他任何方
式来和这个世界相
处了。

我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
式是:成为一个小说
家。随时瞎编乱造,保持瞎
编乱造的权利。随时道
听途说,并且认为这就是
自己的本职工作。

到现在我写了很多我的故
乡。那个最开始我提
都不要想再提的无聊地方。
郫县郭镇,在我的小
说里我把它叫做“平乐镇”。“平乐镇”汇集了所有
我热爱的事物。它是故乡、亲人、朋友、童年、过去
的好时光;它是流言蜚语、闲言碎语、漠不关心、藏
污纳垢,无聊的、琐碎的城乡结合部。

鉴于如上的原因,我写了这个小镇,写得津津
有味。如果说这10年间,作为一个笨拙的、摸索的
小说家,我取得了什么切实的进步的话,那就是:
我不再假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美好的,或者说
不再假装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来替代这个
世界。所有的不美好、所有的沉重、所有的蒙蔽和
肮脏正是它有趣的地方、值得书写的地
方,甚至,也是有希望的地方——所以我就写这样的世界。

“平乐镇”是我的,四条街上的父老乡亲,吃肥
肠粉、喝花茶、抽天下秀、说四川话。从2008年开
始,我尝试着在作品中使用可以被非四川人理解
的四川方言,因为我要写的是四川的故事。方言的
使用,一方面让我可以更勇敢地写人物对话;另一
方面,它让我从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人成为了一个
有些好笑的人。我最近写完了《我们家》——这可能
是一件好事。

对于我这样一个归根结底自我怀疑并且怀疑
世界、不相信美好事物又热爱脏乱差的人来说,
“好笑”正是这一剂中和的药吧。

本质上来说,虽然一再被问到“谈谈你的写作
风格转变”之类的问题,我还是同一个作家。来自
川西小镇,热爱川西小镇,悲观地热爱着俗世生
活,漠不关心地投入这样的生活。最后,用虚构的
方式表达,任何时候都不说实话。

短评

语言无法抵达之痛

□徐勇

他没有具形,但却左右着人们的生活,就像“缺席的在场”,他是“不在之在”。如此看来,“庄天海”这一形象不妨被理解为历史之手的隐喻。人们笼罩于历史的宿命下,却不能把握认清它。我们常常以为,通过语言可以达到对历史和世界的掌握,但其实是更为远离了历史本身。人类塑造了语言,又被历史塑造,故而语言成为我们理解历史和世界的障碍。这样也能理解孟尼的儿子虽不能喊爸爸妈妈却能喊出“庄、庄、庄爷爷……”然后,草坪上掠过一阵风,却不见人影。就结局的出人意料而言,《请勿谈论庄天海》与《双份老赵》以及《救命》有一脉相承之处。但在这部小说中,情节的推进逻辑并非出自事理或情理,而是因“庄天海”的神秘存在,这与《救命》等作者的其他小说相比,显然不同的。

“庄天海”无疑是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所在。“庄天海”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但又无处存在,就像一个幽灵,类似于人谈论和等待中的“戈多”(《等待戈多》)。戈多于人们而言似乎只是一个意念中的符号,“庄天海”却直接介入人们的生活,并影响事情的具体走向。

东西的小说一方面表现出形而上的倾向,一方面却又极具可读性,这种矛盾特质在《蹲下时看到了什么》中同样有所呈现。小说

借一个首尾闭合式的情节结构,讲述了人的惯性之强大:不论主人公张五如何费尽心机,终不能随意改变人们(包括自己在内)已有的惯性。表面看来,这是寓言小说的写法,但如果认为小说仅仅只是以曲折的情节演绎浅显易解的命题,则似乎是对东西的误解。小说主人公张五每天晨起敲门出恭的习惯被他人破坏而心情不爽,以致引出一系列的波折;逻辑之下,事件之间被互相“顶着”向前推衍。在这部小说中,人际关系的关系和情感不再重要,重要的是人的习惯;而当习惯成了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行止的原动力时,习惯下掩饰或遮蔽的其实是人的再度动物化和符号化。从这点来看,东西的小说既看似现代主义,又不同于现代主义。现代主义往往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,东西的小说则不同,他的小说开头和结尾两皆易解,难点在于中间——到底是什么在推动人物及事件的向前发展?这涉及的其实是原动力问题。

东西的小说虽然在情节设置上很见机

巧,但情节的离奇曲折却并非作者的意图;他的小说也无意于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的塑造,其中很多皆有漫画化的性格特征。他的文字往往被包裹于冷静甚至冷漠的叙述中,偶然才有反讽的光芒闪耀。由此可见,以上这些皆非作者/叙述者的用心所在。他的小说开头往往只是意外或偶然的事件,情节的推进却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,结果酿成或造就“传奇”;故事的框架之下,人物似乎是命运或逻辑支配下的傀儡或木偶,毫无自己的思想及强烈的感情,性格特征亦模糊不清,既在情理之中,也难以或不可理解。他小说中的人物或者被“缺席的历史”如“庄天海”所控制,或被惯习与惯性所左右,或者被某些神话信念塑造,惟独没有自我。

东西的小说语言冷静、沉着、理性,这无疑显示出作者洞察世事后的明净与宁静。换个角度看,又何尝不是作者执著思考后的无力为力?语言对于我们似乎是某种天然的障碍,我们生活在这些“人为的织物”构筑的秩序之中,耳闭目盲;既无法“谈论”,更无以“目”之。虽然可以通过“蹲下”,或者对语言的拒绝(语言障碍)发现问题,但这其实是更深的痛苦,因为这会引出更多的无解的问题。我们发现,却无可奈何——这正是东西的近作留给我的深刻印象。

创作谈

写创作谈这件事情从根本
上违背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
立场,或者说,我选择成为一个
小说家的立场。这个立场是:用
虚构的方式,或者只用虚构的
方式来言说。

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一个
问题,那就是:到底什么事情可
以使我和其他穿一样校服、做
一样作业的同学区别开呢。使
我成为我自己,而不是别的任
何人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为了
宽慰自己,我开始写小说。小说
的内容,当然地,离现实生活越
远越好。所以我写了宋朝的故
事,写了屈原的《天问》,写了晋
代的史官们,等等。那个时候我
创作上最大的问题是:毫
无疑问我是一个大天才,可是没
有人发现这件事;毫
无疑问我有源源不断的故
事要写,可是我
妈偏偏不让我在星期天以外的
时间用电脑。

到了现在,等到我成
了一个可以随便用
电脑的人的时候,有两件事情
成为了确定的:一是我
明白了自己在写作上
的笨拙、枯竭,甚至无能为
力;二是,纵然如此,但是,
在写了十几年之后,我
似乎找不到其他任何方
式来和这个世界相
处了。

我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
式是:成为一个小说
家。随时瞎编乱造,保持瞎
编乱造的权利。随时道
听途说,并且认为这就是
自己的本职工作。

创作谈

写创作谈这件事情从根本
上违背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
立场,或者说,我选择成为一个
小说家的立场。这个立场是:用
虚构的方式,或者只用虚构的
方式来言说。

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一个
问题,那就是:到底什么事情可
以使我和其他穿一样校服、做
一样作业的同学区别开呢。使
我成为我自己,而不是别的任
何人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为了
宽慰自己,我开始写小说。小说
的内容,当然地,离现实生活越
远越好。所以我写了宋朝的故
事,写了屈原的《天问》,写了晋
代的史官们,等等。那个时候我
创作上最大的问题是:毫
无疑问我是一个大天才,可是没
有人发现这件事;毫
无疑问我有源源不断的故
事要写,可是我
妈偏偏不让我在星期天以外的
时间用电脑。

到了现在,等到我成
了一个可以随便用
电脑的人的时候,有两件事情
成为了确定的:一是我
明白了自己在写作上
的笨拙、枯竭,甚至无能为
力;二是,纵然如此,但是,
在写了十几年之后,我
似乎找不到其他任何方
式来和这个世界相
处了。

我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
式是:成为一个小说
家。随时瞎编乱造,保持瞎
编乱造的权利。随时道
听途说,并且认为这就是
自己的本职工作。

创作谈

写创作谈这件事情从根本
上违背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
立场,或者说,我选择成为一个
小说家的立场。这个立场是:用
虚构的方式,或者只用虚构的
方式来言说。